故宮週刊

易培基題

全定價二十四元預約價十八元一次交清預約時間十八年十月三十日截止函索樣本附郵票一分寄北平故宮博物院總務處
請按價連同郵費(照價加一不收郵票)現欵一并滙交即當如件奉寄不誤品目價格函索即寄
二十二元
全部四冊價十元

本院理事兼院長易寅邨先生小影

清德宗「瀛臺」遺稿

讀寶月樓記

自瀛臺而南、有樓高聳雲霄者、曰寶月、此高宗望月之地也、登樓以觀、蒼然而青者、西山也、幽然而碧者、液池也、雲煙之變幻、魚鳥之飛潛、內而臺榭之參差、外而車馬之馳驟、遠近之景、皆聚於是樓、樓本三層、高宗特減其一、蓋有持盈戒滿之意也、余讀樓記、輒以自警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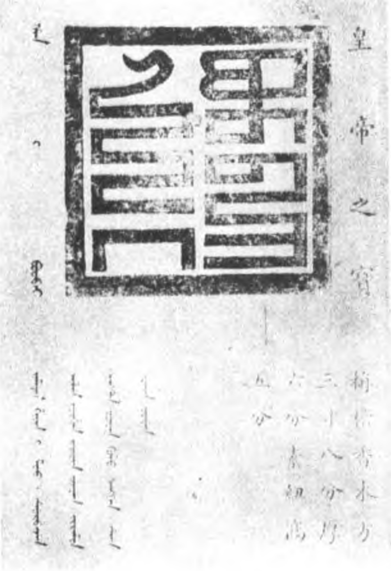
乾清宮玉馬

補桐書屋記

自涵元殿而東、繞廊數十步、北折、穿一門、有屋三楹、為補桐書屋、其南有雙桐、枯其一、純廟時命補之、因以名焉、昔高宗讀書於此、及登大位、猶追憶前事、見於吟咏、其典學之勤如此、予小子仰承先訓、俯睠庭柯、敢不朝夕惕厲、以無忘桑梓敬恭之義、

清緙絲採蓮圖

清木質皇帝之寶



試馬記

今年八月立馬架於庭、御前大臣率侍衛等執鞭鐙以待余日一試馬、或曰此眞馬歟、曰非也、非馬何以試之歟、曰冀北之野、馬之良者多矣、豈能徧千萬馬而試之乎、不能徧千萬馬而試之、則試一馬可通於千萬馬矣、夫一馬可通於千萬馬、則非馬而類於馬者、亦可通於馬矣、天下事有不必躬親而能執簡馭繁者、皆此類也、又何必沾沾疑其非馬乎、作試馬記、

記畫蘭

余觀畫譜、得畫蘭法、於是日寫蘭一枝、似不似、不論也、蘭、嘉卉也、生於空山之中、含幽香、抱靈氣、不求之不肯自獻也、余未見蘭而漫然以寫之可乎、然正唯未見蘭而寫之更不倦、何也、蓋以其神不以其貌也、賢人君子、伏處於草茅者衆矣、余不能盡識也、然豈因不識而遂置之乎，、此余所夙夜不能忘者、夫畫蘭、其小焉者也、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清宮史訓諭選錄（續）

順治十二年六月、命工部立內十三衙門鐵敕、諭曰中官之設、雖自古不廢、然任使失宜、遂貽禍亂、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劉瑾、魏忠賢等、專擅威權、干預朝政、開廠緝事、枉殺無辜、出鎮興兵、流毒邊境、甚至謀為不軌、陷害忠良、煽引黨類、稱功頌德、以致國事日非、覆敗相尋、足為鑑戒、朕今裁定內官衙門及員數執掌、法制甚明、以後但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囑托內外衙門、交結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賢否者、即行凌遲處死、定不姑貸、特立鐵板、世世遵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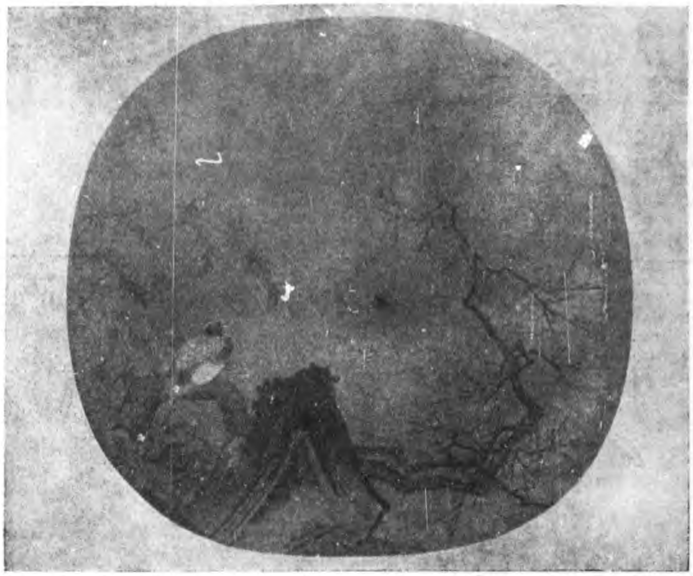
順治十五年三月上諭吏部曰、內監吳良輔等、交通內外官員、作弊納賄、罪狀顯著、研審情眞、有王之綱王秉乾結交通賄請託營私、良輔等已經供出、即行逮問、其餘行賄鑽營、有見獲名帖書柬者、有餽送金銀幣帛者、若俱按跡窮究、株連甚衆、姑從寬免、如此情弊、朕已洞悉、勿謂姦弊隱密、竊幸朕不及知、嗣後務須痛改前非、各供厥職、凡交通請託行賄營求諸弊悉宜斷絕、如仍蹈前轍、作姦犯法者、必從重治罪、

康熙十三年六月初三日上諭、設立內藥房、原以防急用藥餌、乃嚴肅之地、今視脈煎藥肆慢不前、並容匿閒雜之人、甚非設立初意、即著移出外藥房去、外藥房相去、原亦不遠、待用藥之際、臨時再傳、著總首領傳宣、

康熙十三年六月十一日上諭、宮內衆太監及宮內行走人等、如家中有出痘疹之人、好者在家住一箇月、不好者在家住一百日、若鄰居甚近之家、出痘疹好者忌半月、不好者忌一箇月再入宮行走、

（接閱第三版）

宋馬遠梅竹山雉（小傳詳前）



明陳洪綬寒鼠嚼梅

清郎世寧松鷹

郎世寧•爲意大利人•以傳敎於康熙五十四年入中國供來內廷•歷清康雍乾三朝•效於乾隆三十一年十七年八歲十卒畫四中參名壁•嬉盛

乾清宮藏玉器（點查時所攝）

本（本市）每期五分　十期五角　三十期
故宮善本
每冊大洋伍元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發行代售
本院文獻館出版物品
故
故宮交泰殿所藏御用寶璽二十五方乾隆時編為寶譜前經拓印成冊並於冊首影印清高宗所撰

以上九折　六十期以上八折
毛邊紙每册五角
發售處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

元王蒙山水

王蒙・字叔明・（一字叔銘）號黃鶴山樵・湖州人・（府志作仁和人）趙孟頫甥・（一作松雪外孫）元末爲理問・遇亂隱黃鶴山・洪武初・爲泰安知州廳事・強記力學・作詩文書畫盡家法・山水從松雪風韻中來・故酷似之・汎濫居宋名家而以董源王維爲宗・故縱逸多姿・往往出松雪規格外・在元已稱四大家・亦善人物・嘗與會稽郭傳・僧知聰觀畫胡惟庸第・洪武己丑・以維庸案被逮・卒於獄・

清姚文瀚文殊像

【姚文瀚、清乾隆畫院、工人物、善釋道畫像、】

康熙十五年二月初六日上諭、朕在花園有哈哈珠子往來奏事、必先著太監各處傳知、然後遞行領送、嚴密關防、不可忽畧、

康熙十六年三月初一日上諭顧問行、崔叢臣、翟霖、嗣後凡各宮並養心殿等處庫中取用錢糧等物、即奉有旨意、亦常告之司房、應覆奏者、爾等即行覆奏、或無庸覆奏、實係應取者、方准給與、此事關係太監等性命、爾等傳與衆太監知之、

乾清宮大瑪瑙

康熙十六年三月初五日上諭顧問行、凡大臣進宮奏事講書時、先曾傳過、不許放女人行走、今朕親見女人仍有潛避行走者、成何體制、必係看守各門太監不行禁止、爾等再傳、如有仍前不改者、著哈哈珠子參奏、

康熙十六年八月初一日上諭、著內務府總管傳與二十家內管領宮內一應服役行走女人、凡有事進宮、公事畢、即應出外、不許久停閒坐、將外間事入內傳說、並竊聽宮內事往外傳說、種種情弊、皆所不免、除已往不究外、嗣後如有此等一經察出、必重處不赦、該管領一並治罪、決不輕恕、

康熙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上諭、凡放匠之處、著總管用心關防、妃嬪貴人等、不許行走、俟晚間放匠後、方許行走、如有錯誤、必重懲爾等、毋貽後悔、

康熙二十年正月初六日、上諭太監最為下賤、蟲蟻一般之人、如何見大人侍衛、竟不站立、且斜身踞坐、甚無規矩、嗣後俱著恭敬站立、如有仍前不遵者、必重處不饒、著通傳申飭、

（未完）

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續）

栗亭

又開第二次御前會議、討論移居何處、結果決定遷居德勝橋醇王府、派內務總管往德勝橋醇王府趕緊準備廢帝移居事宜、廢帝溥儀與各貴妃一行、於下午四時十分出宮、乘汽車至醇王府宮內、各太監宮女、除少數居原處暫行服務者外、其餘全數出宮、其親近之十數名、則隨之至醇王府、餘人概行散居各戚友處、收點物件一層、聞有暫行保留一二日之說、至清室附屬司法處等機關、已於昨日同時由清室自動的解散云、

又聞攝閣於前夕下午六時之攝政會議中、曾議決由警衛司令鹿鍾麟、警察總監張璧、會同直紳李煜瀛、清廷內務府紹英、於昨晨十時前往溥儀處磋商、要求溥儀即日廢去尊號、交出宮殿及印璽、並商改優待費爲每年五十萬元、於昨晨十時、鹿張李三人、當即遵令前往、先訪紹英、復謁溥儀、彼此商定各條件、溥儀認可滿意、並允立即預備出宮、將國璽兩方及宮殿全座、均交還民國政府、於是鹿等遂從事接收一切、而溥儀則亦爲出宮之預備、延至下午三時乃由鹿司令等備汽車五輛、送其出宮、當出宮時鹿乘第一輛爲先導、溥儀及隨從人等乘第二輛、溥儀之夫人及親屬等乘第三輛、張璧等乘第四輛、紹英等則乘最後之一輛、以爲殿、一干人等逕向什刹海而去矣、

七日社會日報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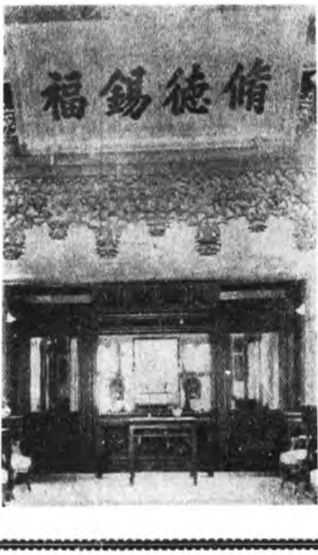
淸廢帝溥儀自前日(五日)下午四時退出皇宮後、其保存之歷代帝王傳國玉璽即由警衛司令鹿鍾麟賫送國務院、時代揆黃郛與陸長李書成等均在院、遂在後樂堂點收交由第一科妥愼保管、並以溥儀自願取消帝號、與國民一體享受共和政府之法律待遇、特傳諭警廳通知各市民於昨日(六日)一律懸掛國旗一日、以誌慶祝、所有神武門至後門一帶之守衛事宜、由鹿司令調駐在景山之國民軍抽派一連、担任其事、皇城門祇派國民軍一班、由班長率領迴環巡視、皇城內仍由徒手之皇室警察守衛、宮內之太監宮女等、可以自由携帶隨身用物出宮、由皇室警察親行檢查、國民軍在傍監視、其有屬於公家物品、即行扣留、聞宮內尙有老妃二人、未即出宮、瑾妃靈櫬、亦在慈寧宮、仍由宮監看護、鹿司令張總監前晚與清內務府大臣紹英侍衛大臣雍源等、往返磋商、關於點驗公私物品之手續、結果決定內務府派出紹英等四人、爲點收委員、國民軍方面警察廳派二人警衛司令部派二人爲點收委員、即由清室與政府合組清室古物保管委員會、國務院並函聘李煜瀛爲委員長、於昨晚開始點驗、以極平正之態度、分別公私界限、屬於公者即行保管、至外交團方面、前日正午英日荷三使曾一度往訪外長王正廷、經王氏表示政府意旨後、即完全了解、退居什刹海醇王府之溥儀、當日即由國民軍代爲守衛、一俟物品點查後、此事即可告一段落云、

昨日(六日)警衛司令鹿鍾麟、警察總監張璧、復率二三隨員前往故宮與宮中之主管人員、會商善後事宜、鹿張等上午十一時前往、先進神武門及春華門後、乃由實熙及耆齡引導迤邐而入大內、鹿張等當向實熙云、此次奉令辦理結束、實與清室有裨益、此事一日不結束、即清室多担一日之危險、一旦移出宮禁、則羣疑既釋、彼此即可相安、且可實現五族平等之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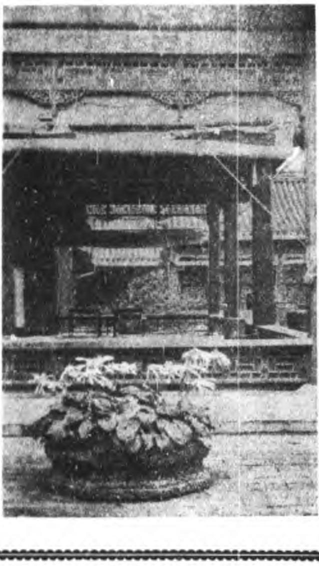
（未完）

澄瑞亭斗壇

隆宗門內清小軍機處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以爲辦公室



漱芳齋正面



體元殿後面

太極殿